

我有我天空 - 第 11 集 - 阿 Fan - 險差 5 分鐘便與世隔絕

主持：W William

嘉賓：F 阿 Fan

W：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人們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但在我身邊這位朋友很有趣，她會經常跟 William 說「我有多不好，我有多差多差。」而她是笑著來跟你說這些話的。先介紹今天的嘉賓，蕭女士，你好。

F：William，你好。

W：你想我們不直接說你的全名，但是蕭女士、蕭女士，真的很陌生。可否用另一個名字稱呼你？

F：叫我阿 Fan。

W：阿 Fan，好啊這樣簡單。請妳來當然是跟我們分享一些東西。

F：好啊。

W：知道妳行動好像不太方便。

F：是啊。

W：需不需要使用拐杖？

F：要。

W：是經常的？出入也要用的？

F：是啊。

W：是一輩子也有這些問題？還是怎樣？

F：不是。

W：即是好像我似的，以前是健全的。

F：挺厲害的。

W：挺厲害？什麼原因呢？

F：做了脊椎。

W：脊椎？你是跌倒受傷？還是怎樣？

F：不是，不知道什麼原因走路時突然「縮下縮下」跌了在地上。

W：沒有力？

F：沒有力，接著人們把我扶起來，走了十步一直是這樣。

W：這麼有趣？

F：是，還去不到廁所。

W：但是妳當時沒有病徵，沒有先兆的？

F：沒有的，我有看骨科的，回去看骨科的時候，醫生建議不如照一下磁力共振。
照完後，回去看報告發現了原來我七年前已有一個水瘤壓著神經線。

W：就是那裡產生影響。

F：接著主任說給我聽「原來七年前妳已經有事了。」我說「吓？為何你們七年後才說給我聽？我常常問醫生我有沒有事，為何你說給我聽沒事？」主任說「不要爭論了，不如我轉你到腦外科。」轉到了腦外科，我記得剛剛是我生日那天，腦外科說「不如你立即入院處理。」我說「我生日啊，不好。」他說「不要搞太多事了。若果妳不處理的話便要坐輪椅。」

W：這麼大件事？

F：他說很嚴重。

W：等等，妳以前身體是怎樣的？是本身較弱？還是怎樣？

F：OK 的。

W：是 OK 的？

F：我沒有看醫生，我從小到大也不用看醫生。

W：但是因什麼事導致身體這麼差？

F：不知道，很突然。

W：沒有什麼頭暈、身體不適？什麼也沒有？

F：是吃那隻偏頭痛藥開始的。

W：即是你本身有偏頭痛？

F：是，接著偏頭痛藥吃到萬四度藥。

W：介不介意說是什麼藥？

F：我不懂說那隻是什麼藥，於是韌帶有事，被解僱了。在家中休息時，突然傷風感冒，去看邨內的醫生，那位女醫生很好，出來說「姑娘，妳不用掛號了，立即號召救護車。」我說「醫生，我是傷風感冒而已。」醫生說「不是傷風感冒，妳心臟有事。妳感覺不到自己心跳三百多下？」

W：等等。三百多下？

F：是啊！真的感覺到，接著救護車真的來幫我「美女，你挺厲害。」立即叫急救室預備一號房、通知所有醫生來這裡。

W：去搶救？

F：搶救啊，只差五分鐘。那五分鐘若果我看別的醫生回家的話，我便玩完了。

W：是啊。

F：若果是交通擠塞，我也會死的。去到後，醫生說「美女，妳弄得這麼厲害，妳吃過什麼藥？」我把藥拿給他們看，他們說「為何你會吃這種藥？」我說

「我偏頭痛。」

W：是啊，醫生開方的。

F：我說「醫生開的。」他說「這樣也可以？你要快快注射疫苗。」有一種疫苗是可以立即控制心臟不會跳得這麼快，我記得注射完後在急症觀察了兩小時才上病房，我以為什麼事，有幾部儀器，嚇了一跳！

W：當時有沒有想生命就在此結束？

F：有，我說「醫生救我啊！救我啊！我的兒子未大。」自己也很害怕。

W：那時候你有小朋友。

F：未大的。

W：有多大左右？

F：一個中學、一個小學。

W：小學的年紀還很小。

F：是啊，小學那個是小六，中學那個是中三而已，我說「醫生救我啊！救我啊！要不然他們便要到孤兒院的了。救我啊！救我啊！」他說「行了、行了，總而言之妳把身體放鬆點。醫生救妳，我們一樣也救得妳，如果醫生不救妳，便不會幫妳你號召救護車，幫妳召救護車就一定救妳。」

W：後來證實妳是什麼事而導致心跳這麼厲害？

F：心律不正。

W：心律不正常。

F：接著跳回好點便上病房，但是上病房也背著幾部儀器。

W：是幫助維持妳的正常心跳？

F：住了差不多半個月便出院，出院後不足一星期又返回醫院，接著又再出院，

一個星期後又再入院。

W：誰照顧小朋友們？

F：沒有啊！他們自己照顧自己。

W：真的？是多少年前左右？

F：真的忘記了。

W：有沒有十年、二十年？

F：總之我患了這個病十多年。

W：我為何這樣問，妳知道是犯法嗎？

F：我知道。

W：獨留兒童在家中，妳不能的。

F：那時候沒有，那時候沒有這麼嚴重。

W：都不是的，自從有很多悲劇是家長疏忽照顧小朋友，弄成小朋友很多都……

F：我算幸運，兩個小朋友很乖。

W：他們也很乖。

F：我兩個的兒子說「媽媽妳真幸福，你患病的時候我們剛剛生性，懂得照顧自己，若果不是便不知怎麼辦。」

W：當時丈夫呢？

F：已離婚。

W：妳自己照顧兩個小朋友？

F：嗯。

W：OK，當時妳經常這樣出出入入醫院，是為著醫治心律不正？

F：是啊！

W：接著又如何？能夠治好嗎？

F：不能。

W：即是需要長期靠藥物？

F：是啊，現在停服了一段時間，接著血液流到了肺裡，我記得一九八多年有一個克雅二症，打顯影劑說有瘋牛症。

W：是。

F：每一間醫院也有人感染了，我想這不會有我份吧，我就在屯門醫院。

W：擔心了。

F：我說「這不會有我份。」誰知真的有我份。

W：不是吧。

F：是的，真的有我份。

W：怎麼辦？當時去了隔離？

F：不用。

W：那怎樣做？

F：接到醫院的電話說「妳回來啦。」我說「怎麼事啊？」醫院說「有輔導啊。」

W：輔導？為什麼要輔導？

F：我說「輔導？我不用別人輔導，自己去輔導別人。」他說「妳染上克雅二症、瘋牛症。」我說「有什麼問題？」他說「美國人說沒有得賠償給妳們。」我

說「即是沒用，你現在叫我回來也沒用。」

W：但有沒有得醫治？

F：沒有，十年後你的腦便會忘記一切的東西，比如是放鎖匙，一切的東西都會全都忘記了。我說「不用浪費，不用人們輔導。我自己也做義工輔導別人。」

W：那一刻聽到十年後所有記憶會忘記，妳怎辦？

F：我整個人「吓！」的呆了。我回去便罵那負責打電話的人，叫我回來做什麼？

W：但是小朋友們知不知道？

F：知道。

W：那怎樣面對呢？

F：他們說「媽，證實了，難道叫醫生們揭開腦子把藥取出？」這樣便要承受。

W：繼續行。

F：我返到去，那總管說「你要不要人輔導？」我說「開玩笑，我輔導你。」

W：之後身體狀況怎樣？

F：我想應該有少許影響了我的腦，現在開始影響我的腦，所以我腦痛得緊要。

W：即是頭痛？是偏頭痛？還是怎樣？

F：是整個腦痛，開始影響到我睡不到，每晚睡覺很辛苦，痛得很厲害。

W：辛苦到怎樣程度？

F：睡不著。

W：那麼妳在白天時候睡。

F：白天時候睡？一到四……這個時間便開始痛，怎睡？

W：到傍晚時間便痛？

F：是，怎樣睡？醫生已開大了 100mg 給我。

W：即是落重藥。

F：重藥也沒有用。

W：每一晚怎樣過呢？

F：便坐著，總之你躺在床上腦子便爆，有時候坐著都爆。

W：有沒有埋怨呢？

F：埋怨？正如你說「埋怨、埋怨什麼呢？」神告訴我不能埋怨。

W：即是妳有信仰？妳一直都有信仰？

F：我是零四年才信的，先前是拜觀音的。

W：拜觀音沒什麼事，為何突然轉了信仰信上帝呢？

F：我在一間社區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就是浸會的基督徒，他說「阿 Fan 不如我帶你返教會。」我從小一向都有返教會，但是我所返的教會覺得人們的眼角很高，看不起別人，我便覺得教會而已要不要這樣，富貴的就了不起。

W：那時候妳也挺驕傲。

F：有錢的便理會你，沒有錢的便不會理會你。

W：即是你看到這群人是這樣看待。

F：我便不返去。

W：但實質可能不是這樣。

F：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W：不舒服。

F：是不舒服。神說給我聽不是這樣，應該是一家人，對嗎？

W：妳不想一下，人人都不是耶穌，那群人也是來學習的。

F：我覺得為什麼這樣呢？一直也沒有返去。

W：接著便跟了這個朋友又再開始。

F：返浸信，他帶我返了一個星期，便有兩個姊妹走過來說「不如決志。」叫我決志。

W：決志是什麼意思？

F：即使你聽了兩個星期，你覺得可不可以，可以的話便將你人生去信主耶穌，即是你覺得神在你心中了。

W：明白。

F：這就叫決志。我覺得可以，我便開始決志。

W：祈禱嗎？

F：祈禱。以前我的脾氣很差的，你踩我一腳，我追你三條街罵你的。

W：不是吧？

F：是啊，我很惡的。

W：恕我直言，女士說妳也是弱質纖纖那種。

F：不是啊！我很惡的。

W：吓！不是吧？

F：我很惡的！後來我朋友送了一本《標杆人生》給我看，我看了二十二集，真

的改變了我的人生，神真的把我性格改變了。

W：有依靠，但是這樣妳說到有心臟問題、心律不正常、偏頭痛，又長期服食重份量的藥。現在逛街行動不便又要拿拐杖。真的可以？

F：可以。一個人有病在你身上發生，也沒有辦法的。

W：但是妳常常出入醫院……為什麼我問妳這個問題呢？因為我以前也在醫院工作過，幫中風病人做過治療。那些病人覺得常常進出醫院沒有盼望的，沒有希望的，今天不知明天事，隨時明天打包走了，昨天跟隔離床的院友好地地聊天，今早就走了。妳又可以度過嗎？

F：,可以度過。我告訴別人說，今天不知明天事，要今天先開心了，做人不要緊的，要接受。不如開心點，不開心又一日、開心又一日，做人開心點當沒有事發生過，當自己還是沒有病的。

W：跟醫生、姑娘也是這樣說？

F：是啊！所以醫生、姑娘一看見我，還未來到我已經說「醫生早晨！醫生早晨！」一看到姑娘說「姑娘早晨！」我十多年來姑娘一看到我便有笑容了，清潔工人也是這樣，所以我覺得病不是什麼，你開心又要病，不開心也要病。

W：看來妳人生活力也挺豐富。我問問妳，以前有沒有工作的？

F：有。

W：做過什麼工作呢？

F：在鰂魚涌做過嵌相機。

W：裝嵌。

F：我是「飛女」。

W：什麼？

F：做裝嵌會群著一班人一起開派對。

W：即是陳寶珠、蕭芳芳年代那些。

F：都是的，我是會開派對的人。

W：那時候有多大？

F：十一歲，但是我不會學壞。

W：等等，妳是說十一還是二十一？

F：十一歲已經開始工作了。

W：妳不用讀書嗎？

F：讀夜學。

W：為何不在白天讀呢？

F：環境不好。

W：自己付錢？

F：是啊。

W：讀到多少年級？

F：中三畢業。

W：妳們那個年代讀到中三已經很厲害。

F：早說過我是飛女。我不會接近黑社會，認識黑社會但不會接近他們，所以他們好好的不會踢我入會。

W：工作做過裝嵌，還有？

F：Shipping，又做過金融，晚上那些美國人看著股票、買賣股票那些，接著做家務助理、做陪月。

W：等等。陪月？

F：是啊！

W：我對這個行業挺有興趣，這個行業是做什麼的？

F：照顧嬰兒、煮食給產婦吃。

W：看似很簡單，煮什麼給她吃？是不是什麼也可以煮？

F：不是。

W：不是高營養、高蛋白質的東西就適合他們吃？

F：不是，要看每一個人的身體。

W：是不是要弄薑茶。

F：看看她是開刀還是沒有開刀，每一個人的身體不同的。

W：不同的，這些是要讀？

F：讀那個課程，有張證書的。

W：原來那麼專業的。那麼妳還要照顧小朋友？

F：是啊！

W：即是妳要幫嬰兒洗澡等等？

F：是啊。

W：都是要學的？

F：總之你要讀政府那個訓練局。

W：僱員再培訓那些？

F：是啊。

W：有些課程讓妳們學。

F：是。

W：照顧小朋友有什麼開心事呢？

F：對著小朋友很開心的，我很喜歡。

W：常常哭哩。

F：我不覺得悶的，我很喜歡小朋友、嬰兒的。

W：做了這個行業多久？

F：我做了很久。

W：為何不做呢？

F：身體不好不能做。有時候要為別人著想，自己身體不好，跌倒嬰兒怎樣賠償給人家，對嗎？不如就不做了。而且現在的僱主也挺難做，真的很難做。

W：難在什麼地方？

F：挑三嫌四。

W：不是吧！小朋友是他，他可能緊張一點而已。

F：挑三嫌四，真的很難做。

W：你遇到最挑三嫌四是怎樣？有什麼要求呢？

F：我遇過一個本身有一個兒子，一出世有一個網包著。

W：什麼來的？

F：不知道。

W：固定他？

F：即是包著他，如果甩掉會變形。

W：明白。

F：我也知道他心情不好，但是我們都會安慰他，如果我們照顧他便要穿醫生袍，要穿的。剛巧那天我要覆診，我便說「太太，我不回來可以嗎？」

W：請假。

F：請假。她說「不好，回來。」

W：即是叫你上班。

F：我說「覆完診已是兩點多三點，回來是六點下班。」她說「不要緊，回來吧。」我說「沒問題。」回去後，我照顧嬰兒，她說「不用，妳坐在廚房乾衣機、雪櫃就行了。」

W：叫妳坐著，沒有什麼特別。

F：你知道嗎？七月多那裡很熱啊！

W：妳應該跟她說。

F：我說「太太，妳叫我坐在這裡幹什麼，我身體濕透了，妳開了冷氣不如讓我出廳坐。」她說「不行！」我說「那麼你叫我回來做什麼？」他說「沒有啊，妳回來坐而已。」我說「可以，妳立即跟我計這一期的薪金，之後我不做。」

W：妳又這麼厲害！勁！脾氣又立即出來。

F：她說「為什麼？」我說「沒有為什麼，妳這樣做我這樣對你，你怎樣對我我便怎樣對你。」

W：真的走了？

F：我說「妳算這一期的薪金。」

W：哎呀！妳捨得的嗎？

F：為什麼會不捨得？我沒有所謂。她做人這樣對姐姐：我夾菜給姐姐不可以，光是她把吃剩下的骨頭給姐姐已經不好了。我說「妳還是一個基督徒，基督耶穌神告訴妳這樣去看待別人的嗎？沒有人叫妳把吃剩的東西給人。」

W：我相信每一個在信仰上有一些較為明白事理，或者懂得做人處世的，不是人人是最好的，以及人人都需要學習的。

F：所以我說「計算全部薪金，我便不做了。」接著她的先生回來說「不見了阿Fan。」她的先生便打電話給我問我什麼事，我便把事告訴他，他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妳回來吧。」我說「不回來了，我踏得出你門口，不會回頭。」

W：你也愛恨分明。

F：我說走便走，我不會返轉頭。

W：現在妳沒有工作，是嗎？

F：沒有。

W：日常生活怎樣過？

F：兒子付。

W：這是金錢上的，但是妳怎樣打發時間？

F：做義工。

W：義工？有什麼適合妳做呢？

F：四處去做。

W：例如？

F：去再生會。

W：再生會。

F：我是第八屆再生勇士。

W：有什麼做？

F：什麼也做。明天再生會開生日會。

W：妳便幫忙做義工。

F：是，我弄雞翼。

W：妳負責弄食物。

F：你去，你去試試我手勢。

W：我明天有事做。另外，還有什麼義工做？

F：譚詠麟顏色月亮，記得嗎？

W：做什麼的？

F：探訪長者那些，由小朋友到七老八十。

W：那些人本身是住院舍探訪，還是……

F：私人那些。

W：獨居的？

F：獨居的。

W：妳們便上去探他們，妳覺得獨居的人怎樣？

F：很慘，有時候自己看到會哭起來。

W：妳為人也挺感性。

F：有時候想到將來自己都會很慘。

W：妳怎樣覺得將來你會跟他們一樣？

F：人不想拖累兒女。

W：拖累的意思？妳現在也可叫做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F：我不想去老人院。

W：沒有人叫妳去老人院的。

F：到你老了的時候，不知道子女會否討厭你，對嗎？

W：子女結婚了沒？

F：小的已結婚，我就快有孫了。

W：恭喜妳啊！

F：多謝！

W：除了剛才提到那些義工，最喜歡做什麼義工呢？服務什麼人？

F：服務失明人士。

W：失明人？妳幫他們做什麼？

F：帶他們出外。

W：有什麼好呢？

F：說給他們聽有多少級、有什麼看、有什麼吃，我覺得介紹給他們聽挺好的。

W：即是妳把畫面說給他們聽？

F：是啊！挺好的。好像那天去維多利亞，你問我人們正在做什麼，起碼我能夠介紹給他們聽，是一種很開心的介紹。

W：說回維多利亞公園是這樣的，有一個聚會我和蕭女士去參與，當天很熱的，阿 Fan 拿了傘擋太陽，坐在我身旁說台上的表演嘉賓做什麼、司儀樣子是怎樣、什麼衣著、怎樣跳舞、跳什麼舞，我很感動的，突然身旁有個不是失明界別的人知道用口述傳譯畫面給我們聽，我覺得很好啊！讓我們知道了台上的畫面，令到我們也能無障礙欣賞那些節目。阿 Fan，最後問一下妳，現在每天要吃那麼多藥、又進出醫院，醫生說將來隨時會行不到，但是有什麼夢想？

F：夢想？沒有什麼，做人接受現實，我現在差不多有時候都需要輸血。

W：是啊。我知道原先約妳訪問的那個星期，妳入了醫院輸血。

F：我現在有時候一個月輸一次血不定，血色素低又不定，要抽血才知道，總之在覆診前我會抽血，如果有少許血色素低便要輸血。

W：好啊。那麼我現在問妳：最想做什麼？

F：最想？我又不能坐飛機，但我很想坐飛機。

W：為何不能坐飛機呢？

F：上機有壓力。

W：有氣壓、有氣流。

F：我又不能上內地。

W：又為什麼呢？妳是民運人士？

F：沒有坐廁，蹲廁我不能使用。

W：不是吧！現在也很文明、很進步，很多地方都有的了。

F：很多人說給我聽是蹲廁多，坐廁少。

W：那麼選擇有坐廁的地方，酒店應該有的。

F：我去的不一定是住酒店。

W：妳住什麼地方？

F：跟他們去通常不是住酒店。

W：跟我去，跟我去玩，我帶妳去的酒店是有坐廁。

F：蹲了下去我是上不到，變得麻煩了。其實我的希望是想坐一次飛機。

W：好。飛去哪裡呢？

F：去哪裡也沒所謂。我的願望真的想是坐飛機去加拿大見我的姐姐。

W：祝願妳這個願望成真。

F：氣壓問題。

W：或者她過來探你。

F：她有回來。我曾經說想去台灣，醫生說「我寫張醫生紙給你，但是那邊的醫生未必一定知道。」

W：即是害怕責任問題？

F：他說那邊的醫生未必知道什麼是薄血丸。

W：但是現在認識了吧。

F：也未必，要看看去哪一個地方。

W：問清楚，現在科技那麼進步，網上一查便查到。

F：所以他說也不想我去。我說「醫生，人生條路最後走的，給我一次機會坐飛機。」

W：直昇機可以嗎？近一點。我和妳坐一次過澳門，好嗎？妳下次問一下醫生。

F：我說「醫生包機。」你給我錢包機。

W：我沒有所謂，我在這裡即刻應承你。

F：我說「醫生你包機給我。」醫生說「傻嗎？」我說「不如這樣，你付款包一隻機給我。」醫生說「你真的想太多。」我說「我這麼乖，我叫你打一支針打死我也不打。」

W：祝願你身體健康！

F：多謝。

W：盼望你能夠克服所有的病痛、能夠康復，以及希望妳每晚都有一個很美好的睡眠。

F：多謝。

W：OK？今次時間差不多，下次有機會再跟你傾。

F：好啊。

W：再見。

F：再見。